

义胆。他耐得住寂寞，也曾经寂寞，他对这世界更多的是包容，是悲悯，他有一种慈悲的胸怀，悲天悯人，珍惜这世界上的一切生灵。海派画家的内心其实有一种对于苍生的悲悯，他们不像京派画家那样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山河大川和壮阔的地貌，海派画家往往将目光洒落在身边可见可触、可思可感的人和物身上，他们与人的本体更加接近。

陈家泠先生的作品外在有表现主义的激情，内在有天真悲悯的情怀。这一点，也体现在陈家泠先生的书法作品上。如果说绘画创新有难度，那么书法创新就更有难度了。因为画无定法，可是书有法度。书法历来是严格讲究法度的，离开法度，没有文脉来源的书法，难以入流，难以获得书法家的认同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书法创新可谓难之又难。

陈家泠先生咏梅书画展中的书法对传统的书法进行了创新，加入了自在的想象。他的书法线条瘦劲清丽，有汉金体的线条笔意，诠释了“少就是多”的哲学和美学观。他的书法不见颜体的厚重，不见欧体的工整，但见一种飘然，笔墨仿佛山涧岩石缝里流出的一条极细极细的溪水，沿着沙石、树木、杂草，这条极细的水流，在这奇险的大自然间，时刻提着精气神，张着好奇的眼睛，穿过堵在前面的石头，绕过盘根的大树，躲过各种危险，寻找着前进的方向，灵活轻巧地一路流过，让生命力不停地往前，往前，接续下去。这条极细极细的线，在无数个危险的境地中找到生存的种种可能性，不逢曲折不离奇，以简御繁一身轻。这些极细的书法线条，看上去似乎很柔弱，好像一扯

右图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、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（右一），上将熊光楷（左二），上海原人大副主任、浦东新区副书记、区长胡玮（左一）等，出席陈家泠《咏梅》书画大展开幕式。
摄影 / 许根顺



就断，不堪一击，但细细观之，却越发觉得柔而不脆，柔中带韧，缠绵不断，真真是持笔的人内功醇厚，大巧若拙，情深意切。

陈家泠先生的书法线条率意瘦美，飞动自然，如骤雨旋风，随手万变，望之和汉金文有意趣相似之处。汉金文，介于篆隶之间，不晦涩孤奥，解体灵活，活泼多变，富于趣味，具有很大的创作空间。汉金体的文字经常篆隶互参，装饰性极强，有的工整规范，明快细净，有的凝练简约，风格自由。陈家泠先生的书法有汉金文的笔意，在章法排列上，行款挺直而字取横势，结字兼容篆隶，而笔势由小篆的圆匀婉转演变为屈曲缠绕，紧密缠缚，笔画如丝之缠绵，笔意随势曲曲，字体富于变化，笔墨行至率性处，随意落几滴墨点，任由它在宣纸上晕开，一动一静，灵活憨呆，相映成趣。在此基础上，陈家泠先生加入印象派、抽象派的绘画技法，使整幅作品不像书法，而更像是一幅画作，望之行云流水，奇幻无穷，又有一股静气憨气，让人观之恬淡安静，绝虑凝神，心正气和。

画展上，陈家泠先生被热情的观众和粉丝拥着前行，在每幅画作前，他来不及详细介绍，就被人群拥到另一幅画前面了。在里一层外一层的人潮中，我看到一位二十出头的高高瘦瘦的男青年，抱着一幅硕大的中国画卷轴，在层层人墙外徘徊，他面孔青涩，好像不敢挤进人群，可是眼神又很渴望，终于他展开了那幅卷轴，高高地把画举过人群的头顶，来到了陈家泠先生的身边，怯怯地，满眼崇敬地问，陈老师，您能指导一下我这幅画的问题吗？陈家泠老师回过头来，慈蔼地看了这个青年一眼，刚想对他的画说些什么，谁知，身边的保安和众人们，又把陈先生拥着往前了，话筒也递到了陈家泠先生的口边，记者要开始采访陈先生了。场面过于热闹，人来人往，陈家泠老师在镜头前说着话，可是他的眼睛，好像在寻找着什么，那位男青年不知道被人群挤到哪里去了，展厅里已不见了他的身影。

这一刻，陈家泠先生，是否想起了上世纪60年代，抱着宣纸，刚刚踏上上海这片画坛的青年的自己？